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獨手丐 五十三、獨手丐大鬧洞庭湖

姜飛隔窗望見成衣剛一出門便往前急跑，神態慌張，料知狗子嚴酷，恐怕誤事受責之故，心更憤慨。跟著又送來茶點水果，趙賊並說：「這裡有幾處小廚房，專一待客吩咐，日夜不斷。二位英雄無論何事，要什東西，均可隨便。我們都有一點俗事，難得少主要在湖上過夜，意欲陪了這位柴二爺去到城裡看個朋友，還望二位包涵，不多陪了。」

沈、姜二人早看出柴、趙二賊不時借話示意，似有約會，柴賊更是起坐不安，恨不能當時就走，只為奉命陪客，不便離去，正在為難。知道這班惡霸匪徒一味荒淫豪華，不分日夜，從上到下都是如此。

照此形勢，必是趙賊討好，勾引柴賊去往外面淫樂遊蕩小知所說少女尚未尋到，無須往救，樂得賣好，便同笑道：「愚弟兄遠道來此，本想早睡，二位請便。以後常在這裡叨擾，無須客氣。」

二賊聞言大喜道：「二位小英雄雖是年紀不大，初次在外走動，人真好極，不過少主法令甚嚴，我們奉命陪客，不應失禮。既是二位想要早睡，再好沒有。將來相見，如其談到，還望向少主美言幾句，就說二位自要早睡，我們等客睡後才走，就多謝了。」

二人同聲笑諾。送走二賊之後，因來時坐船不曾睡好，當夜無事，樂得養好精神，早點安眠，便告書僮不要準備宵夜，同榻而眠。次早起身，只趙德玉一人前來敷衍了一陣，陪同吃了頓飯，說些莊中規矩便自辭去。

二人先想察看當地形勢，因聽趙賊口氣，未見小賊錢維山以前，足跡只能去往湖邊和昨日經過之處，別的地方尚還不能走動，反不如迎賓館那班無聊的食客可以隨意往來，與昨夜所言不符，惟恐小賊疑心，生出變故。互一商計，索性把老實裝到底，步門不出，至多同往假山亭內下棋談天，略望湖光，便各回轉。

光陰易過，一晃五六天。趙賊第二天起便不再來。書僮服侍卻極巴結，新衣先後送來了六七身，單夾長短俱全，都是武士裝束。主人從未請見，因趙賊不來，先頗生疑，後來設詞探詢，問知照例如此，趙賊又有事他去，故未再來。

遠近二三十處同樣樓台亭閣之內都住著這類同等的賓客，但未見過主人的極少，以後如其相識，也可互相往來。如嫌無聊，後莊和東南角雖不能隨意走動，別處盡可遊玩。湖邊還有遊艇，也可告知頭目人隨時準備，帶了酒食用具同往游湖，連書僮也可跟去服侍，別的卻不肯說。

二人想起小白條汪二曾經暗中約定，入了賓館，至多三日之內必來訪看。今已第五日，也未見來，又恐露出馬腳，不便令人往尋。汪二隻是一個小頭目，莊中尊卑之分最嚴，此後見面恐非容易，轉不如住在迎賓館內還可隨便一點。還有內容所托送信之事，雖已轉復汪二代辦，也不知把話帶到沒有。

盤算了一陣，因由書僮口中探出莊中能手甚多，在未取得小賊信服以前行動必須謹慎，不敢妄動，只得罷了。

又過兩天，汪二仍是未見，心想，自從到後便似與外隔絕，每日吃飽了睡，睡醒了吃，享受極好，無所事事，這等生活真和坐監牢差不多，長此下去非但難過，還要誤事。聽書僮說，便這中等客人雖比前樓待遇更高，因小賊驕狂自大，行事任性，近來忙於籌備婚事，又來了幾個所謂上客，日常無暇，照樣也有來了個把月還未見到本人的。

一面疑心暗中有入窺探，又黨小賊對他輕視，經過仔細商計，先裝無聊，在當地花林中無人之處練上一兩天武功，看看對方有無動靜，再借游湖為名，坐了小船去往湖心洲左近窺探，就便訪查那日所遇漁船和隱跡漁村的那幾位老少英俠。主意打定，二人早就想好一套話，所用兩件獨門兵器一件拆開，放在暗器囊中，一件緊藏腰中，用的卻是王鹿子所賜寶劍。

萬一鎖心輪、鈎連槍被人看破，便照想好的話回答，練時並未取出。因是得到師門真傳，雖未盡量施展，也比尋常賊黨高明得多。書僮錢富、錢貴是錢家惡奴的家生子，平日看慣，頗有眼力，二人又極謙和，隨意說笑，沒有架於，早就覺著這兩個小客人真好，便在一旁連聲稱贊。

次日練完回來，錢貴忽然不見，早來便聽小賊錢維山曾在莊中閱操，知其前往報信，滿擬飯後也許來請，到了下午終無信息。

二人靜極思動，又恐誤事，便照前議吩咐備船。書僮也未勸阻，反倒高興。二人便令跟去，到了湖邊一看，遊艇酒食俱都齊備。

正要離岸，忽見側面走來兩人，也備有一隻小船，定睛一看，正是汪二，忙即點頭招呼，笑呼：「汪頭領，你我一見如故。我們雖蒙主人優待，但無什人來往，又不知你住處，無法拜訪。今日實在無聊，欲往游船，同去如何？」

汪二會意，借著客套，暗中示意，內容所說那人信已送到。一面笑說要往湖心洲尋人，同伴並非頭領，是個搖船的；並說，由前數日起全莊遊艇俱都歸他掌管，因以前管的人犯了規矩，接手續事，連忙了幾天才得停當。現往湖心洲也是為了此事，本想明早事完拜訪二位等語。

既有游湖的船，正好搭載，如其不便，我陪二位游湖談天，明日再去也是一樣。隨將身後同伴辭去，又低聲密語了幾句方始走回。同到船上坐定，遙望煙波浩渺萬頃汪洋，一輪紅影湧現出天水相合之處，隨同浩浩洪波起伏隱現，照得遠近水面上閃動起億萬片金鱗。

上下天光一望無涯，湖面上風帆往來宛如輕鷗掠水，遠近飛翔。君山形如一片翠螺浮沉水上。再取船中望筒遙望湖心洲，更似一片菜葉浮在水天空處，相隔更遠。遊艇雖是一隻小的，也有兩丈來長。

因沈、姜二人不要人多，書僮年輕喜動，都會搖船，汪二又乘機將那兩個船夫辭去，說是由他服侍客人，代為搖櫓，嘴裡又甜，略一引逗，船到湖中，便由二書僮一個把櫓接將過去，一個在船頭上升火烹茶，準備酒菜。

人都遣開，三人隨即乘機連明帶暗互說真話，一面又將兩書僮輪流拖來同吃。兩小惡奴先為二人所愚，高興非常。

這時已是月底邊上，黃昏以後湖面上便逐漸黑暗起來。只管畫船簫鼓，燈火通明，那與賊通氣的財勢之家雖然照樣行樂，逍遙湖上，無奈湖面廣大，天又有霧，遠望過去宛如一片極廣大的暗影中隱現著一叢叢的鬼火。休說這些燈船稍微隔遠便看不見，便君山、湖心洲和改名富貴莊的苦鬼灘那麼繁盛的燈火，離開一遠也是昏朦朦的，宛如籠罩著大量愁雲慘霧，與初來時所見迥不相同。

別的舟船更不必說。再者，此時商船漁舟均已泊岸，這一大片湖面，除卻出沒煙霧中的有限燈船而外，只不時發現兩三點燈光碧螢也似貼水飛馳而來。晃眼一條極快的浪裡鑽，上坐幾個手持號燈的持刀壯漢，已和箭一般在船前掠波而過，往斜刺裡馳去。

二人知道那是君山方面派出巡湖示威的賊船，見雙方相對，招呼都不打一，心中奇怪。設詞一問，才知遊艇前後均有號燈。錢維山不久又是吳梟嬌客，格外吃香，號燈隨時變換，外人無法仿造。照君山規矩，無論大小舟船，在日落以前必須覓地停泊，君山附近更連經過俱都不許。誰也無此大膽敢於夜行。本是耀武揚威擺樣子，所以略望即去無須招呼。

跟著汪二悄悄告二人：「現離湖心洲不遠。按說二位生人雖是少主的客，在未通知老莊以前也是不應該登岸。且喜今日霧重，我又想出一個主意，管理水寨和全體舟船的又是我的好友至親。我日前被小賊提升管理各種舟船，一半因我水性尚好，被他看出，一半便是這兩人的保薦。今夜前往便是道謝。」

「這兩個人業已有點知我心意，不知何故不怕連累，還肯保薦。我也想就便探問他的口氣。莊中防備甚嚴，外人無故休想走入一步。總算近年二老賊荒淫太甚，只由狗子一人胡鬧，把一些好手全都調往新莊。老莊這面除水寨頭領教師頭目十來人外十九是些飯桶，就有幾個能手都在後園做那上賓，日夜享受作樂。」

「我們頭一關便是水寨船塢，這兩個頭目又都拿著大權。到了那裡，令書僮守在船上，我們上去，先作新交好友，我再一說必可無事。不過這兩人和我雖然交厚，自來水火不同爐。他們在此好幾年，老賊父子待他們厚，家眷在此，人心難測，千萬不可露出

真相才好。」

沈、姜二人名姓早隱，說時兩書僅均在後艙說笑，同吃帶去的零食。三人又故意分出一人吹蕭，同坐船頭順風密談，不時又故意說些不相干的話，不怕被其聽去。正談得有興頭上，隱聞船邊隱隱嗤笑之聲，除姜飛正在吹蕭，沈、汪二人全都聽到。

沈鴻素來持重，不看準不說，偏頭一望，船邊並無動靜，也無別的舟船經過，那聲音又似來自船旁水面之上，心疑水響聽錯，並未說出。汪二雖然有點心動，借著船旁燈光細看水底並無異狀。因正起風，波濤漸猛，當時沒有看出，也就忽略過去。順風而進，不消多時已離湖心洲不遠，到達以前連遇兩次出巡的小船。

沈、姜二人方想：這裡遍地皆賊，都是你們同黨，這等做張做智又無人見，莫非做來嚇鬼？每日窮奢極欲，專做勞民傷財之事，還不夠造孽的，偏向君山水寇學樣，鬧這些醜態作什？

猛覺汪二暗中把嘴一歪，笑說：「前面便是湖心洲，我去去就來。尤、胡二兄一是至親，一是好友，難得二位素昧平生，一見如故，這等看得起我，如不願上去，就請船上稍待片刻，我只說兩句話就回來了。」

說時，二人側顧，錢貴端了兩碗茶由中艙掩來。因船上乾淨，天氣又暖，大家均將鞋子脫掉。二小惡奴不知死星快要照命，偶於無意中覺著三人神情親密，不像新交，又常將他二人支開，誰也沒有一點架子，於是生了疑心；貪功心盛，又是莊中惡奴之子，從小便學會那套陰險狡詐的本領，互一商計，一面故意說笑，暗中向前窺探。

人怕留心，本就越看越疑，三人不知這兩個小惡奴生具惡根，並非甘言所能改變，稍一疏忽，竟被看出破綻，借做事為由，試探著向後掩來。因被汪二看見，才借送茶遮掩。三人何等機警，一看便知小惡奴生了疑心。

沈、姜二人終是心好，雙方又同處了七八天，見兩書僅年歲和自己差不多，聰明伶俐，服侍周到，雖不敢冒失勸告，心中卻生憐惜，有一點感情，還不怎樣。汪二卻深知這些從小便受訓練的小惡奴兇險狡猾，個個厲害，暗打主意，只朝風色看了兩眼，並未露出。

所說原是反話，二人會意，同聲笑答：「我弟兄初次下山，極願在江湖上多交幾位朋友，如蒙不棄，同往拜訪如何？」

汪二故意裝出為難口氣，並說船上無人看守。

錢貴接口笑答：「汪二爺只管陪客上去。我們的船誰都認得，又不是什麼奸細，真不放心，留下一人也可。」

汪二聽出他要跟往窺探，越發有氣，笑答：「船上燈火太多，如其變天更是討厭。你們只留一個便可照應，莫非我們的船還有人敢偷麼？」

錢貴聞言，好似去了一點疑心，正告同伴，令其留守，船已開入水寨之中。

沈、姜二人早已望見前途霧影中有千萬點紅星隱現，連那籠罩在外的濃霧都被映成暗紅顏色，知道湖心洲已近。看湖中燈火這多，想見平日燈月增輝，燦如繁星、火樹銀花、豪華富麗之景決不在苦鬼灘以下。及聽到了水寨，遊艇燈火甚多，近處還可照見。

所謂水寨，只是兩根插往水中、上附弔門、各有一點綠瑩瑩的號燈旗桿分立兩面。水面上照樣霧沉沉、黑暗暗的，什麼也看不見。時見大半沉在水中、約有丈許數尺不等露出水面的平頂房屋列在去路一帶，裡面也未見到一絲燈火。遊艇到此，汪二便往搖櫓，那大水面並不直走，左繞右側往前搖去，口裡還打著呼哨，一直也無人理。

方才所見燈火越來越近，也漸明顯，這才看出前途現出大片沙洲，燈火樓台富麗已極，平日所見民房一間也未看到。迎面先是一排挺立水中的活動竹城環列沙洲右側。水中波翻浪滾，連起好幾條白線響個不停。竹城高大，這一臨近，除那三五號燈在頭上霧影中隱現外，先見大片燈光反被擋住，相隔竹城約有數丈。

汪二把手一揚，立有一道旗花越城而過，跟著水中各種響聲立止，對面立現出兩列燈光，火練也似蜿蜒著往旁繞去。原來前面乃是一片闌門，因接汪二信號往上升起，門也大開，雖只半扇，也有一丈多闊，開閉甚是靈速。等船通過，才看出竹城後面還附有大片離水六七尺高的鐵板。

水中響聲都是絞刀、渦輪、六角鋼鉤、各種順水亂轉的兇器。順著那兩列火光，環洲沿城又走裡許，方達船塢水寨。外表彷彿建在水中的大片房屋，最低之處也有一丈以上，內裡排著許多大小船隻。那大半圍竹城如由外望好似一個專做竹排生意的行棧，其實城內還蓋著一列比城低下數尺，上面立著許多長短大小不等的竹竿的水廊，最寬之處有好幾丈。

周圍內外並有許多專榻樣子的竹排，設想甚巧。水寨與湖相連，恰將那突向湖心容易被人發現的所在完全遮住。水寨裡面又用木板鋪成大小十餘條道路，上面均透天光，水陸兩用，離開水面在水漲時也有六七尺以上。另外還有一座富麗豪華，用木排墊底，方圓幾達十丈，四面底部係有鐵鏈的大浮艇，均仿君山水寨造成，乃主持人發號施令之地。這兩頭目一正一副，便是汪二所說親友過江蛟尤延、水虎胡修。

錢、王兩家都是豪門世族，平日欺壓善良，剝削農民。只有限幾個武師惡奴仗著財勢已可為所欲為，無人敢惹。本身不是盜賊，用不著這等舉動。只為小賊維山獨子嬌養，近年長大越發淫凶，包藏禍心。

老少三人又都會武，專喜和江湖綠林交往，本來行同盜賊，再經狗子慫恿，不知不覺走上賊路；仗著家財豪富，一面錙銖必較，一面把金錢視如糞土，又都驕狂任性，心野誇大，終年招納亡命，黨羽越來越多；不知惡貫滿盈，反覺天下將亂，皇帝也是人做出來的，憑自己的心機財力，真比歷史上起自草莽的帝王卿相高明而且容易成事；至不濟這萬頃良田和所經營的農商之利總可保住。

對於狗子又太溺愛，非但不以為是胡鬧，反以為是文武全才，心雄志大，早晚事成，不做皇帝也必封王拜相，富貴極品，一任狗子跟著吳梟學樣，言聽計從。到這未一年，錢、王二賊反倒成了小賊的臣僕，由他一人執掌大權，哪裡還能過問，什麼荒謬絕倫的事全做了出來，一點不以為奇。

所浪費掉的人力物力，自從二賊並家之後誰也無法計數。仗著多年搜括，連貪囊和盤剝所得，富甲西南諸省。本來底厚，小賊害人方法又多，只管揮金如土，卻不願動老本，每多一種耗費，必要挖空心思由所開設的各種行業和農民身上搜括回去，還要加多。哪怕害得人家敗人亡，他也不當回事。

近更變本加厲，勾結吳梟和內外官府的勢力，到處設卡抽稅，搜括越多。得財多半用來收養盜賊亡命，增添爪牙和窮奢極欲之用。尋常中產之家還沒有他一個惡奴的耗費，怎不天怒人怨，引出滅門之禍？其實小賊好名心盛，樣樣誇大，新舊兩莊雖然養有上千的閒人，待遇又厚，每月花費大得驚人，但這班人俱都閒坐無事，遠近賊黨又與通氣，加上吳梟父女勢力，每日安然享受，並無事做。

這班水陸兩路的盜賊和武師士桿自覺不好意思，便亂出花樣討好，專在老少三賊往來出動之期耀武揚威，擺些排場，再隔上些日連水帶陸分別操演一次，算是報答。這等行同兒戲極無聊的舉動，連君山水寇那等做法都未學像，只搬來一個外表，便自鳴得意，彷彿天下無敵。

沈、姜二人見到處都是這樣裝模作樣，幾乎笑出聲來。初意尤、胡二人早來數年，又得老賊父子信任，便非同類人物也決非什麼好路道。及至見面一談，正覺對方謙和誠懇，而又豪爽，絲毫不帶江湖氣習，本領不差，水性更高，代二人可惜。錢貴本來侍立一旁，不知何故和胡修使了一個眼色，便同走出。

隔了不多一會，胡修滿面笑容獨自走回，朝尤延對看了一眼，笑說：「年輕人真個喜事，他知這裡添了一些東西，非要往看不可，已命仇頭領陪去。這小孩膽也真大，知我好說話，居然當面力爭，非去不可。如被少主知道，不受責罰才怪呢！」

二人方恐小惡奴聽出船中所說去向對方告發，心中驚疑。猛一抬頭，瞥見汪二面容驚喜，彷彿有什醒悟，剛朝左右看了一眼，見無外人，似要開口，尤延已使眼色攔住，隨埋怨道：「胡兄怎的如此疏忽，前日聞報附近已有敵人蹤跡，接連發生許多可疑之

事。那被禁在竹林洲的男女三人又因老莊主不肯聽我弟兄之勸。

「馮老教師自恃多年老人，獨斷獨行，不聽良言勸告，反而懷恨，以致昨夜被人殺死，還傷了四個弟兄。全湖都是我們的人，相隔本洲又近，因馮老不要我們過問，不敢再去多事，以致他送命不算，這三個囚人還被來人救走。今日到處搜索查問，並無絲毫蹤跡。」

「二位老莊主恐少主氣憤，暫時還不許人洩露，亂子業已不小。這新造好的機關埋伏何等機密，年輕人口不穩。再說那是多險地方，這樣大霧，如何讓他去看呢？」

胡修笑答：「他是少主以前貼身的書僮，只為去年和丫頭鳳仙調情，被少主打了一頓，發往小賓館服侍客人。得寵的人，早晚他非回去不可，如何能駭他面子呢？休看一個書僮，得罪了他，遇見機會照樣討厭。既這等說，反正時已不早，又快變天，我也不留，汪二弟和二位嘉賓就此送你上船，將他喊走也好。」

沈、姜二人方覺對方前恭後倨，忽下逐客之令，心中奇怪。姜飛瞥見胡修朝汪二手上塞了一下，心更不解，起身謝別，一同走出。還未走出水寨，見一少年飛馳而來，看去面熟，剛認出那是前遇南山莊三俠中的仇雲生，想起齊全所說，心中一動，正裝不識。

雲生本是含笑馳來，正要開口，瞥見左近路上有人走過，立改驚慌愁急之容，急呼：「二位兄台，錢貴不肯聽勸，失足落水，被絞刀絞死了。」

尤、胡二人和汪二俱都跌腳歎息，一面傳令命人打撈屍首，一面送客上船，又向守船的書僮錢富把死人埋怨了幾句，各自辭回。

汪二見仇雲生奉命送行，以防船上人少，知有用意，也未推辭。沈、姜二人自然明白，更是心喜。這時湖上風大，波濤險惡，歸途又是頂風，船行更慢。方才濃霧雖然被風吹散，附近兩處沙洲和君山那面的燈火均可隱約看到，天卻十分陰黑。仇雲生一到船上便隨意談笑，毫不隱諱，語聲雖低，又為風濤所掩，就是附近有船也聽不出，同船的人卻能聽見。

相隔後艙又近，汪二因風浪太大，已早起往後面搖櫓，錢富也在一旁相助。沈、姜二人良友重逢，先已談得高興，又知雲生早來，頗得惡霸信任，隨口應答，並未留意，後聽雲生口沒遮攔，非但把他和岳綱、楊宏奉獨手丐之命分在君山湖心洲兩地來作內應之事直言無隱，並說昨日接到獨手丐傳來的密信，要眾人在下月十六日動手發難等語。

二人正覺他口敞，猛瞥見錢富人艙取物，剛退回去，忽想起二僮都是惡奴之子，又是姑表兄弟，方才並起疑心，分出一人隨往窺探，後被除掉，這一個得信時神情悲苦，面帶怒容，出此一言不發，似用全神注定雲生神氣。此是小賊心腹耳目，如何這樣大意？姜飛忍不住噫了一聲，沈鴻同樣心思，但未開口。

瞥見汪二一手搖櫓，另一手拿著一張紙條正在觀看，書僮拿了一盤果點假裝慰慰，掩向他的身旁偷看。汪二竟如無覺隨手撕碎拋向水中。書僮面帶獰笑，把手一抓，正要避開，均覺汪二為何這樣大意，都想暗中警告，還未說出，猛又瞥見錢富神態驚慌，彷彿自露馬腳，想要遮掩，剛朝汪二喊得一聲「二爺」，一股急風帶著一條人影已往後艙躡去。原來雲生已將他一把抓住，話都未說，只噙得半聲，便由雲生手上飛起甩向洪濤之中。

姜飛追出，方覺雲生不應這樣辣手，對方到底是個未成年的書僮，何必要他的命？旁窗已有兩點打進，雲生和汪二匆匆說了兩句便趕回來，把旁窗上好，從容歸坐一談，才知那兩書僮都是小賊親信，專一派作服侍本領高強而又不知來歷的中等客人。

二人住了幾天，做作極好，人又謙和，照理小賊本應請見，只為女俠南宮李膽子太大，人又天真自恃，竟乘小賊出遊相遇之後當眾逞能。這等英武美貌的女俠，小賊錢維山自然看重，當時請進莊去，待若上賓，還連陪游了幾次湖。不料南宮李膽大輕敵，引起兩個賊黨的疑心。

仗著小賊色令智昏，妄想勾引，先還不信她是奸細，就在沈、姜二人到的那日，又出遊湖，游到半夜，小賊忽生邪念，出口調戲。南宮李早就看出露了破綻，難於久留，又不願過那窮奢極欲的生活，兩次想要下手，未得其便。當夜途中又看出小賊受兩猾賊指教，借著勾引試探心意。

剛開始時已自激怒，但知同行數賊均是能手，隨行四隻遊艇的黨羽甚多，也無一個弱者，惟恐弄巧成拙，打算回莊再行伺便行刺。小賊言動已難容忍，只為那兩猾賊非但一邊一個暗護小賊，寸步不離，並還用話點破，借題發揮，便小賊也非尋常紈袴之比，因此才未妄動。

游湖以前打定隨時下手主意，暗將那身水靠穿在裡面，頭套塞在鏢囊之內，競被君山來的兩個賊黨認出，只兩句話便動了手，不是武功水性高強，水底又有異人暗助，眾寡不敵，幾乎被賊擒去。逃時，內一猾賊還被她的暗器打傷。眾賊自然怒髮如狂，水旱兩路到處搜索。和昨夜被救去的三人一樣均無蹤跡。

因出事所在離莊較遠，眾賊又最機密，所以連汪二也不知道。近日湖面上賊船巡查甚多，內中常有水旱精通的劇賊出動，不似以前只是些小頭目，便是為了此事。沈、姜二人因來時南宮李說了幾句，本意是想小賊著重，容易近身，不料反而引起疑心。

如非書僮密報均是好話，早已被擒受害，或是立足不住，誤了大事。昨夜小賊因聽書僮說來客年紀雖輕，本領甚高，從未提到過那個女刺客，幾次用話試探，均無可疑形跡。小賊急於收羅得力黨羽，業已準備明日相見。游湖時不宜和汪二親切大甚，非但引起疑心，所說並被聽出幾句。

這兩個小惡奴名為書僮，年已將近二十，仗著身材瘦小，故意少說幾歲，裝出一臉天真，實則又奸又惡，娶妻已兩三年。留在船上這一個並還霸佔著兩個民女。二僮因和莊中美婢通姦，爭風吃醋，才被罰往待客，一心回復主人寵愛，以便作威作福，難得有此良機，怎肯放過？

人怕留心，性又刁狡，將三人所說隱話明白好些不算，姜飛又借吹簫遮掩，和汪二密談，又被悄悄掩來聽去幾句，斷定無差。因不知尤、胡二人起初為了衣食去做教師，剛到不久，便經異人警告，同時看出莊中老少諸賊惡跡，於是一面假裝忠心，暗中設法化解，救助無辜，並通消息，早就成了內應，妄想登岸告密，請水寨頭領先將三人擒住，一同請功。

剛向胡修告密，便被引往無人之處，命仇雲生問出真情，點了死穴，作為失足落水，拋向水底埋伏之內送了性命。錢貴比錢富還要陰險，用心更毒，方才曾告錢富，這二人本領甚高，莫要弄巧成拙，最好假裝糊塗，回到莊中再行告發。話一說出，不問是否，均要一口咬定，並還編了一套謊話，硬說三人途中借著霧大，曾與同黨勾結，向其利誘威嚇等情。

尤、胡二人知道此事關係全局，這類小惡奴萬留不得，又見變天，快有風雨，特命雲生借著護送為由將其除去，本定斬草除根，所以毫不隱蔽。後見錢富在風中偷偷抓那撕碎的紙條，神情獰惡，又想：當地常有賊船遊巡，萬一遇見時一聲招呼，或被撲過船去便是討厭，惡奴又會一點水性，所以上來便下殺手，點完死穴拋入水中。紙條所寫便是汪二回莊交代之話。再走一陣，到了禁地之外，便要假裝動手，作為途遇敵人，錢富在後艙被人打落，以為遮掩，並可迷亂敵人心意，一舉兩得。

二人聽完，方說事情真險，不是尤、胡二兄和仇兄應變機警，非出亂子不可。除卻殺人逃走，就是明知二僮為難，也不能輕易殺他。忽聽後艙噓的一聲，回顧汪二正打手勢。這時雨勢越來越大，窗板已全上好，燈火也減去十之七八。除中艙之外，只前面一盞風雨燈發出信號，後艙只剩一盞，光還不易透出。

三人見船停止，料已發生變故。雲生自恃來此時久，君山大小賊黨多半認得，此時風雨交加，來者如是自己人固好，要是賊黨也可當面答話。但見汪二神情緊張，心想，此時一片漆黑，難道還會被人看破不成？為防萬一，剛剛低囑二人戒備，相機應付，一面拔劍，冒著風雨，當先往船頭上躡去。

忽聽呼哨號笛之聲，便知不妙，目光到處，瞥見三四條浪裡鑽已分三面包圍過來。每船雖只一人打槳，載著兩三個賊黨，共只

十一二人，風雨燈光照處，都是君山二三路水旱皆通的劇賊，每人一身水衣水靠，拿著兵器號燈令旗，威風凜凜、耀武揚威而來。雲生忙照規矩，將帶出去的號燈晃上兩晃，為首兩人已雙雙縱上，帶著驚疑神情問道：「你們竟是錢家少主的船麼？方才怎會由船上拋起一人？」

雲生從容笑答：「方才途遇強敵，被少主兩位好友打退，不知怎會被你看見？」

來賊方問：「既有此事，為何不發信號？敵人是被你們擒住再行拋落，怎又不帶回莊去？」

雲生聽出把話答錯，正要分辯說「敵人都已逃走」，旁邊船上又有一賊縱到，冷笑說道：「朋友，放光棍些。近來大鬧奸細，我們常受寨主責罰，原來都是你們照應的麼？」

雲生假裝氣憤，還要分辯，那賊擰笑答道：「我們因見連日均有敵人擾鬧，早就疑心少主年輕，被奸細混進。先見你們船過，還當是一家，為了閒中無事，想往船擾上兩杯，便由水底進來。快到以前，看那書僮背著你們咬牙切齒，又見艙中還有兩個生人，許多可疑，但拿不准。尾隨了一段，忽見閣下無故將書僮拋入湖中。風雨陰暗，你不知水中伏得有人，還和同黨說了幾句。

「等我由水底追上書僮，救到船上，人已斷氣。你無故謀殺自己人，就說書僮得罪了你，形跡為何這樣鬼祟，並還不走回莊道路，只想抄近，乘黑逃出禁地？這一帶我們往來不斷，並未見有人船蹤跡，如何會與動手？我因孤身一人，好容易尾隨到此，望見別船號燈，引了回來。如不說個明白，休想逃走！」

先上來二賊立時大怒喝道：「我還不知這些底細，方才你怎不說？明是奸細，何必多言！」

說時揚手便是兩枝特別的旗花，只一抖，便化為兩串火星，待要升起。

雲生早就認出上來三賊和同來的黨羽無一弱者，內中一船已往後艙。

汪二決打不過人多，就是水性較好，家眷在此也是討厭，還要連累引進的人。先發話這個更是凶狠，兩處水寨相隔皆近，巡船又多，一經發動凶多吉少。心雖急怒交加，還想設法分解。正要尋思，忽聽後面撲通一聲，心疑汪二已遭毒手，又見信號旗花升起，斷定不妙。

剛剛喝得一聲。賊黨話還不曾發完，耳聽波波兩聲，剛升起的那兩枝旗花一閃即滅，似被什人打入水中；同時又聽船後怒吼，急叫了一聲。沈、姜二人剛由艙中縱出，姜飛當先，揚手先是幾枚核桃釘朝前打去。

賊黨已是一陣大亂，三人手還未出，船上三賊隨同船邊呼隆一聲，一股急風帶著一條長大人影、一蓬浪花在燈光裡閃過，對面三賊紛紛栽倒，只怒吼了一半聲便不再動。內中一賊已被姜飛打傷，本來倒地未死，人影一過也無了聲息。前面兩船還有五六個賊黨，上面一動，本在怒吼縱起，一面還打著呼哨，想把信號旗花發出，沒料到奇兵天降，突然出現，來勢急如狂風之掃落葉。

隨同燈光人影一閃之際，當頭小船隻覺眼前一花，連敵人也未看真，有的連聲都未出，便自翻倒。船上三人只見一個長人影於在燈光微映的暗影中星丸跳擲，微一起落，耳聽呼呼連響，便全送終。另一船連操舟的只有兩賊，見狀大驚。一個不知由何處飛來一件暗器，穿腦而過，一個百忙中看出不妙，竄入水中。

黑影並未追趕，反往大船飛來。還未落地，三人便認出那是獨手丐，不禁驚喜若狂。姜飛心細，急呼：「還有一賊入水逃走！」獨手丐還未及答，叭嗒一聲由水裡拋上一人，正是逃走的水賊，跟著便見南宮李縱將上來。

獨手丐便命快些開船。隨聽船板船篷上奪奪亂響，三人待要探頭觀看，南宮李笑道：「那是自己人，弄些殘破痕跡，好讓你們回去交代。」

三人早料後面賊船也必送終，探頭往後一看，見汪二滿面驚喜之容，安然無事，正在加緊搖櫓。同時發現多了一人，正是南宮李從後艙走來，眾人也同往中艙走進，回顧南宮李仍在身後未動，心方驚奇，後艙一位女俠也自走到，非但身材裝束和南宮李一樣，等把帽套摘下，連面目也都相同、禮見之後，三人才知此名南宮桃。

二女孿生，因賊黨搜索太緊，隱居在一漁舟之中，並還時常人水隱避。

獨手丐先向雲生埋怨了幾句，然後分別指示機宜，將下山時預計改變，並說：「賊黨人多勢盛，我們也並不弱，只管放心，真要危險，人水也有接應。就被擒去，轉眼便可救出。賊船兩條打沉，前面一條我還要將這未死的一個帶去拷問，並將內中撈起來的賊屍乘黑夜送往君山，給吳鼻帶個信，並可為你四人多一證明。我要去了。」

四人知難挽留，送到船外。獨手丐自帶二女挾了賊屍往小船上縱去，轉眼分開，不知去向。船上四人便各將船旁的槳拿起，冒著風雨一路急駛，並將船上旗花朝水裡發上幾枝，又將船篷燒焦一些，做作停當，仔細看過，再往前駛。走過一半，再一路連發信號。風雨太大，事出意料，也無人問，到岸泊好了船，汪二便搶往前面報信。